

本报记者孙正好

“一上高城万里愁，蒹葭杨柳似汀洲。”1000多年前，晚唐诗人许浑临渭水之滨，登高楼以怀古。此时，唐王朝江河日下，而诗人所见亦是满目飘零——秦代旧苑已成鸟下蛮荒，汉朝官室形似秋之黄叶，客居异乡的诗人面对如千百金铃齐鸣般的触目之景，写下了千古名句“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

许浑的感怀之地，正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、大秦帝国之首都——咸阳。

自商鞅变法到荆轲刺秦，从楚汉争天下中沦为焦土到女皇武则天归葬乾陵，地处八百里秦川腹地、渭水北岸的古都咸阳，曾占闾北极，千载坐盈虚；自周、秦至汉、唐，方圆800平方公里的咸阳原上，分布着27座帝王陵墓和2000多座陪葬墓——这里曾是风云激荡、雄图霸业之地。

“泾渭横秦野，迢迢近帝城。”历史上，咸阳长期是京畿重地。作为西出长安的首个大驿，一年之始的春季，古人多在此饮酒相送，折柳赠别：王维在渭城朝雨中劝君进酒，李贺在咸阳古道上哀兰送客；李白叹“三月咸阳城，千花昼如锦”，岑参道“五陵北原上，万古青濛濛”——这里又是古道情长、诗意栖居之地。

近日，记者走进中华帝陵密集地咸阳，在渭城春色中看秦地山河，感汉韵唐风。

渭城诗意：折柳送别咸阳道

秦川万树春阴合，渭城丝雨劝离杯。翻开中国古代色彩斑斓、余韵悠长的送别诗篇，会发现“渭城”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作别之地。在一年之始的春季，古人多在此折柳赠别，渭水相送。唐代诗人韩翃诗云“渭城寒食罢，送客归远道”。李白也曾“梨花千树雪，杨叶万条烟”中“斗酒渭城边，垆头醉不眠”，“惜别倾壶醉，临分赠马鞭”。

关于渭城的送别诗，或许还属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最有名：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此诗中，王维以其“诗中有画”的写意笔法，轻描淡绘渭城之春，亦道出历来在此送客，多是西出长安、前往西域之地。

“飘飘东去客，一宿渭城边”，“渭城柳色关何事，自是离人作许悲”，“玉关去路心如铁，把酒何妨听渭城”……频频出现在古代送别诗中的渭城，即今咸阳——古时因曾置渭城县，故又有渭城之称。王维送别元二之地，在唐时的渭城驿（又称咸阳驿），此后西去沿线驿站连属，兴平驿、马嵬驿、武功驿……过安戎关后达于陇右，前往阳关、玉门关。

古代行路，不如现代之便捷。在王维所处的唐代，出京师长安往东南荆楚之地，可走蓝关古道，被贬潮州刺史的韩愈正是在此道上苦吟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；通巴蜀则多走南方的秦岭蜀道，所谓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；若要一路向西，则需跨过渭河走咸阳而西出，穿河西走廊，直抵西域。

“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，咸阳成为自长安西出阳关的必经之地。”咸阳历史文化研究者杨焕亭说，“汉唐时期，长安作为帝都，文人、诗人云集，而咸阳是京畿重地，距离长安城仅20多公里，乃西出长安第一站，渭城、咸阳频频现身送别诗，自是情理之中。”

不同于其他地方的“小别”“话别”，古时西域是边塞苦寒、“春风不度”之地，西出阳关者多为保家卫国，或开疆拓土，或镇守边关，有时意味着生死难料，或难再聚，因此咸阳之别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丝“壮行”“诀别”的意蕴，所谓“不堪未别一杯酒，长听佳人泣渭城”。

如唐代诗人令狐楚所写“弓背霞明剑照霜，秋风走马出咸阳。未收天子河湟地，不拟回头望故乡”，诗中之别是少年壮志，是豪情万丈奔赴疆场；李贺名句“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”则有悲壮意味；明代新学颜之《渭城曲》“春风送客渭城西，折柳亭前落日低。骢马渐随尘影没，黄鸝飞上戍楼啼”，此中之别则语调低沉，怅然若失，有诀别之感。

古时桥少，再加上渭河季节性涨水等原因，自长安进咸阳，往往是桥船并用。因此，咸阳道上的送别，除了在驿站、折柳亭外，还发生在桥头、渡口等地。

“咸阳境内，渭河横贯东西，古时渭水丰沛，水上交通便利，沿岸渡口星罗棋布，曾出现过安刘渡、中桥渡、两寺渡等重要渡口。”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讲解员苗陈介绍说，“至今每逢枯水期，渭河河道中仍矗立着数十根惨遭火烧、几近腐朽的木桩，经专家考证即为咸阳古渡遗址。”

作为“秦中第一大渡”，咸阳古渡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，北上萧关、西出阳关，东抵长安者多由此渡渭，商旅、骆驼、马帮……“往来名利之客，络绎不绝”，且垂柳夹岸，景色宜人，系关中八景之一，是送客的理想之地。“日暮咸阳古渡头，羌人波浪使人愁”，“客路风尘红照里，渔家寒火碧烟中”。渭水边的相送，往往是在野色苍茫、人唤斜阳中日送西边，渐行渐远。

古道自迢迢，咸阳离别桥。文献记载，在战国时代，渭河上便有了修桥之举。古时咸阳境内渭河上较为知名的桥有中渭桥和西渭桥（又称咸阳桥），咸阳原上的诸多送别，亦有此二桥见证。

中渭桥于始皇年间正式建成。《水经注》记载，中渭桥是座多跨梁式木桥，由750根桥柱组成67个桥墩，桥面宽13.86米，南北长524.4米。到汉朝时，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常在中渭桥举行，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，300多人的外交使团手持大汉之符节，在中原王朝的殷殷送别中，正是踏此桥而衔命西去，遁入苍茫起伏的咸阳高原……

咸阳古原尽王侯 渭城诗意千载悠

走进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之都

相比于中渭桥，建于西汉武帝建元时期的西渭桥，又称咸阳桥，为西出长安必经之路，更显重要。唐诗中最壮烈的咸阳送别即发生于此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天宝十载四月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……军大败，士卒死者六万人……杨国忠掩其败状，仍叙其战功。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。人闻云南多瘴疠……莫肯应募。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连枷送诣军所。于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声振野。”

正是目睹了上述惨状，满腔愤懑的诗圣杜甫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兵车行》：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……
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不久之后，咸阳桥又见证了杨国忠及整个唐王朝的仓促之别。安史之乱发生后，唐玄宗携杨贵妃及一众大臣，从长安仓皇出逃，相传路过咸阳桥后，杨国忠为阻止叛军追赶，下令火烧咸阳桥，如惊弓之鸟般地告别了都城长安。

公元756年，正是在咸阳境内的兴平马嵬驿，玄宗随行将士处死宰相杨国忠，并强迫杨贵妃自尽。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命运节点上，目睹无数历史风云变幻的咸阳，又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的爱情永别。

大秦帝都：咸阳宫阙郁嵯峨

公元前206年，西楚霸王项羽领兵40余万，在今西安临潼设下了杀气腾腾的鸿门宴，最终将先期到达咸阳的刘邦逼进汉中。

率兵进入咸阳后，与秦人素有杀秦之仇的项羽，遂“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……”曾“天拔周环百二都，六王钟铉接刘苏”的秦都咸阳，在漫天大火中沦为焦土。

“我们曾在秦咸阳宫遗址上考察40余里，很多地方都能挖到被大火烧成软陶的焦红色土块。”长期研究秦宫遗址保护的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徐家骥说，“以此推断，当时的冲天大火，温度可能高达三四百度。大火将楼台烧塌后，接着将地面烧熟。”

在今咸阳博物院的陈列室中，收集有久负盛名的秦砖，其颜色青灰、质地坚硬。正方形的地砖纹理清晰兼具防滑功能，长方形的空心踏步砖足有两米之长，阵势逼人。考古学家以“敲之有声，断之无孔”赞扬秦砖质地细腻，浑厚质朴。

秦地最盛，无如咸阳。秦人起于西陲（今甘肃肃礼县、西和一带）后，逐渐一路东进，至公元前350年，秦孝公将都城迁至地理位置更为优越、“四方辐辏、并至而会”的咸阳，以“据天下之雄图，都六合之上游，摄制四海，运于掌握之内”。而早在迁都之前，商鞅已开始督建咸阳。后经历代秦王不断扩建，都城规模不断扩大，包含了官城区、居民区、商业区、休闲游览区及手工业生产区等，官阙也更加瑰丽壮观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扫平六国，统一天下，咸阳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国都，成为秦王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此后，秦始皇在此全面推行郡县制，统一货币、文字及度量衡，修秦直道、驰道，并在北方筑起万里长城。

同时，秦始皇在原有的基础上，继续扩充咸阳宫，“因北陵营殿，端门四达，以则紫宫，象帝居”。“天子晓御咸阳宫，楼阁高低复道通。十石之钟万石虞，遥闻天乐在虚空。”作为秦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心，“非壮丽无以重威”的咸阳宫伴随着风云诡谲的政治风云，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旋涡之地，范雎相秦、完璧归赵、嫪毐叛乱、荆轲刺秦……

“跟后世汉唐宫殿建筑类似，咸阳宫也是高台建筑，体现出精密的设计思想和高超的建筑水平。”徐家骥说，“一些官殿设备齐全，除了办公区域外，还建有取暖壁炉功能、储藏果品的冷



▲唐乾陵。资料照片（受访者供图）
▲咸阳博物院汉兵马俑。本报记者孙正好摄
▶西汉皇后之玺。来源：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



藏窖。”以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咸阳宫二号宫殿遗址为例，其为多层台榭建筑，东西长127米，南北宽32.8到45.5米。在主体建筑东半部，发现有盥洗室，台基周围建有回廊，并埋有排水设施。

现存于咸阳博物院的陶制地漏、排水管等文物，见证了当年咸阳宫防水功能的完善。“咸阳宫一号宫殿发现的排水管大口径处达28厘米，地漏口径达74到75厘米，漏水孔隙仅为13.5厘米。”咸阳博物院研究人员吴璇介绍道。“二号宫殿发现的排水设施设计合理，先将台上积水排入地漏，再由管道排入回廊外的渗井。咸阳宫宫殿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均有类似的发达排水系统。”

“咸阳宫阙郁嵯峨，六国楼台艳绮罗。”广义上的咸阳宫殿群，还包括已荡然无存的六国宫室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秦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阪上。南临渭，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，殿屋复道，阁闾相属。”秦因果真每打败一个诸侯，就令画师描摹其宫室，照原样建宫殿于咸阳原一带？

考古发现证实了《史记》中的说法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渭城区发现了六国风格的陶制建材遗物，如毛瓦沟附近出土了楚国瓦当，枳魏村发现了齐国瓦当，柏家村存有燕国瓦当，这些文物显示的六国宫室具体方位，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的描述基本一致。

此外，秦始皇还在咸阳渭城一带挖池筑岛，修兰池宫，在今咸阳泾阳县一带修望夷宫，作为防范匈奴南下的瞭望哨所；在梁山脚下用“纹石”筑成“织锦城”梁山宫，在渭水以南南开建章台宫、阿房宫等。最多时，咸阳境内官阙建筑数量达到约270所，整座城市“体象天地”，恢弘壮丽，北以甘泉、嵯峨山、九嵎山为屏障，南跨渭水，东至河西，“木衣锦绣，土被朱紫，宫人不徙”。

“从考古发掘来看，秦都咸阳似乎没有封闭、固定的城墙，在东西数百公里范围内，200多座宫殿沿渭河两岸绵延伸展，蔚为壮观，几乎囊括了整个关中地区，是世界上最早的开放性大都市之一。”杨焕亭说。

离宫别馆林立，官阙楼阁相连，大兴土木、奢靡无度自然导致百姓赋敛愈重，再加上一系列暴政的叠加影响，不堪重负各路豪杰纷纷揭竿而起，反秦战火愈演愈烈，最终秦帝国在仅存15年后覆灭。在霸王项羽点燃的熊熊烈火中，拥有140多年历史的秦咸阳古城化成一片瓦砾。

汉代以后，都城跨渭河南移，加之渭河河道不断向北侵蚀，咸阳城被迫西移，秦咸阳古城日渐凋零，以致“咸阳宫殿无尺瓦，直抵南山是禾稼”。再如清朝诗作“咸阳宫殿久榛荒，岂待今时迹如扫。千秋龟鉴示兴亡，仁义从来为国宝”，亦在抒发同样的警示意义。

“经过此地无穷事，一望凄然感废兴。”关于咸阳的感怀诗歌，很多是借古讽今的，如唐代诗人胡曾《咏史诗·咸阳》所写：“一朝闻乐统群凶，二世朝廷扫地空。唯有渭川流不尽，至今犹绕望夷宫。”旨在提醒后代统治者若不与民生息，必会与秦一样“粉黛萧瑟，宫室草长”。再如清朝诗作“咸阳宫殿久榛荒，岂待今时迹如扫。千秋龟鉴示兴亡，仁义从来为国宝”，亦在抒发同样的警示意义。

所谓“表里山河犹往昔，变迁朝市已多年”。在后代诸多诗人的笔下，曾经冠冕如盖的咸阳宫阙皆成荒原，“旧宫人不住，荒碛路

难寻”，有的地方甚至面目全非，“野穴犬孤坟，农人耕废苑”，“遗墟久被民家占，四望空余瓜蔓根”。
“陋室空空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”秦都咸阳的沧桑巨变，自然也让更多的人来到此地的诗人喟叹繁华易逝，顿生功名利禄皆如过眼云烟之感——“荣华奄忽何可论，千门万户无复存”，“千秋万古功名骨，化作咸阳原上尘”。

汉唐陵阙：咸阳古原尽王侯

1968年，咸阳韩家湾小学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，走到一个名叫狼牙沟的地方时，发现渭惠渠边的土坎上有个“白色石头”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感觉“石头上”雕刻的小动物甚是可爱，孔忠良便将其带回家交给了父亲。父子俩或许都没想到，这块从荒郊野外捡到的奇怪“石头”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、被列为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的无价之宝——西汉皇后之玺。

作为迄今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的帝后玉玺，皇后之玺呈正方形，边长2.8厘米，重33克，由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，印面阴刻“皇后之玺”四个篆字，其发现地狼牙沟正处于咸阳高原上的长陵墓葬区。长陵，乃大汉开国皇帝、汉高祖刘邦之陵墓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“长陵，高帝置”。刘邦称帝后不久便开始仿西汉帝都长安营建长陵，地址选在咸阳原制高点，与汉长安城隔渭河相望，正对汉未央宫。公元前196年，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中身中流矢，返程中发病，次年崩于长乐宫，后葬入长陵。

“长陵高阙此安刘，附葬累累尽列侯。”高祖陵封土呈覆斗形，高32.8米。若从空中俯瞰，长陵以东、泾河以西的咸阳原上，大大小小的墓葬绵延约15里，呈南北方阵排列，这就是长陵陪葬墓区，墓主多是西汉开国元勋、朝廷重臣以及后妃，包括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周亚夫等人……

离高祖陵东南约280米，则是“佐高祖定天下”后又“临朝称制”的吕后之陵，刘邦与吕雉“同茔异穴”。不少学者因此推断孔忠良挖到的皇后之玺即为吕后所有，但目前仍缺乏足够考古实证。

“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咸阳南临渭水，北巨嵎山，山水俱阳，故名咸阳。自周、秦至汉、唐，方圆800平方公里的咸阳原上，分布着27座帝王陵墓和2000多座陪葬墓。“咸阳地势高亢，黄土深厚，依山临水，自古便为形胜之地，在西汉时又比邻京师，因此成为西汉王朝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。”咸阳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学者王永飞说。

汉景帝阳陵、汉武帝茂陵、汉昭帝平陵……西汉11座帝王陵中，9座高居咸阳原，这些高大坟冢联合四周拱卫的大量陪葬墓如卫青墓、霍光墓等，高鹏展翅般沿秦时郑国渠走向，在咸阳原一字排开，气势宏伟如阵阵天汉雄风，国宝级文物频现，如“封狼居胥”“冠军侯”霍去病墓园的马踏匈奴石雕，造型古拙，生动逼真，为中国古代圆雕之冠；长陵陪葬区出土的西汉彩绘兵马俑，号称“三千兵马俑”，神态各异，彩绘精致，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兵马俑群，为稀世国宝。

盛唐长安都，帝王咸阳墓。与汉代堆土为陵不同的是，唐代帝陵大多因山为陵，选取“有龙盘凤翥之势”的山峰“凿穴为隧”，气势

更加雄伟，防盗功能更强。唐18陵中，9座帝陵位于咸阳境内，分布在乾县、礼泉、泾阳、三原的北山一带。

“烟笼六骏鸾声歇，云锁九峻树影重”，“行人欲问昭陵迹，尽在岚浮翠涌中”。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，位于咸阳礼泉县东北的九峻山主峰，海拔1200多米，呈孤峰耸峙状，寝宫浩大华丽，陵区范围约30万亩，陪葬墓多达190多座，魏徵、李靖、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等名臣宗族墓葬，以扇形分布在陵山两侧和正南面，恰如群星拱卫北辰。

公元705年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，武则天被迫退位，迁居洛阳，后驾崩于此，其临终遗囑为：去帝号，以皇后身份归葬乾陵。位于咸阳乾县梁山之上的唐乾陵，由此一陵葬二帝，在中华帝陵中更显特殊。

乾陵朱雀门阙东南，矗立着闻名于世的无字碑，通高7.03米，重约98.8吨，高大浑厚，为中国历代石碑中的巨制。无字碑立时，未铭唐人一字，仅为白碑，如今已伫立千余载。“壁立千钧青石碑，留与后人断是非。”后人揣测无字碑乃武则天示“己之功德，留待后人评说”之意。

“咸阳原帝王陵区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比如隋唐以后，‘五陵’成为诗人吟咏的主题之一。”咸阳历史研究与方志编审专家张世民说，“有的是感怀伤叹五陵原，如高适所写‘秋风昨夜至，秦塞多清旷。千里何苍苍，五陵郁相望’。有的则以吟弄五陵少年为主题，如‘五陵多任侠，轻骑自连群’。李白也有‘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来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’一诗。”

五陵，最早是指咸阳原上的五陵邑。西汉中前期实施陵邑制度，即以帝陵为中心，从全国各地迁徙大量人口在陵旁聚居，已达到护陵、祭祀所需，陵邑遂成为特殊的行政区域。西汉的长陵邑、安陵邑、阳陵邑、茂陵邑、平陵邑均在咸阳原上，因此咸阳原又有五陵原之称。

“万户楼台临渭水，五陵花柳满秦川。”由于迁入五陵邑的多是豪门望族，非富即贵，五陵原因此广聚天下权贵，在经济上足够富庶繁华，在政治上更能呼风唤雨。车千秋、黄霸、魏相、王嘉、田蚡等多位高官出自这里。班固《两都赋》言此地“名都对郭，邑居相承，英俊之域，缙冕所兴”。

“府邸林立，阊阖密布，贵族、富贾、豪强、游侠云集，长于此间的‘五陵少年’，亦成为放浪任侠、富贵公子的代称，正如王维诗云‘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’。

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五陵原上文人、学者灿若星河，儒家董仲舒、史学家司马迁、汉赋大家司马相如，都曾生活在当时人口最多（西汉末年达到27万多人）、位于茂陵东北方的茂陵邑；东汉时期，班彪、班固、班昭三人（祖上乃楚人，后徙居安陵邑），在汉惠帝安陵附近的安陵邑，接续完成了《汉书》的创作。

“坡陀咸阳城，秦汉之故都。王气浮夕霭，官室生春芜。”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随着京畿之地的不断东移，曾经人文荟萃、底蕴深厚的五陵原、咸阳古原等都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，更是被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，成为后人追思秦汉风韵、抒怀胸臆的重要载体，正如杜牧诗云“长空澹澹孤鸟没，万古销沉向此中。看取汉家何事业，五陵无树起秋风”。